

謎狂一生

達利與超現實主義

文／陳水財（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我就是超現實主義」

一抹烏雲飄過月亮。接著，一把鋒利的剃刀割開女子的眼球，眼球隨著刀痕裂開、爆出。這是電影《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開頭的畫面，驚悚邪門，看了讓人毛孔發冷，彷彿那把剃刀正劃過自己的內心一般。《安達魯之犬》是西班牙著名導演布紐爾（Luis Buñuel, 1900~1983）與畫家達利（Salvador Dali, 1904~1989）於1929合作拍攝的電影，被認為是第一部超現實主義的電影。一隻爬滿螞蟻的手、男子拖著一架鋼琴、琴上擺著驢子的頭……電影中以蒙太奇手法拼湊出的無厘頭情節，讓人一頭霧水。

《安達魯之犬》影片引起巴黎藝壇矚目，西班牙的同鄉畫家米羅（Joan Miro, 1893 - 1983）把達利介紹給他所屬的超現實主義團體，達利因此結識了詩人布荷東（Breton, Andre, 1896-1966）、保爾·艾呂雅（Paul Eluard, 1895-1952），以及畫家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 (1898-1967)）、恩斯特（Max Ernst, 1891—1976）、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德爾沃（Paul Delvaux 1897-1994）、夏卡爾（Marc Chagall 1887-1985）等重要的超現實主義者。《安達魯之犬》讓達利風光的闖進了超現實主義的行列中，也展開了他瘋狂熱烈的「超現實」一生。

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i）
時間之舞II 構思於1979年，首次鑄造於1984年
青銅 h.150 cm
（林宏龍攝於高雄市立美術館）

布荷東於1924年發表〈超現實主義宣言〉，強調：

純粹心靈的自動主義，不受任何理性的控制，放棄任何美學或道德偏見；相信某種形式的超現實以及夢幻的無限力量。超現實主義的目標在求取人類思想的解放。

超現實主義深具達達主義的血緣，其重要成員查拉（Tristan Tzara, 1896~1963）即為達達的創始人之一。達達主義在20世紀藝術發展上具關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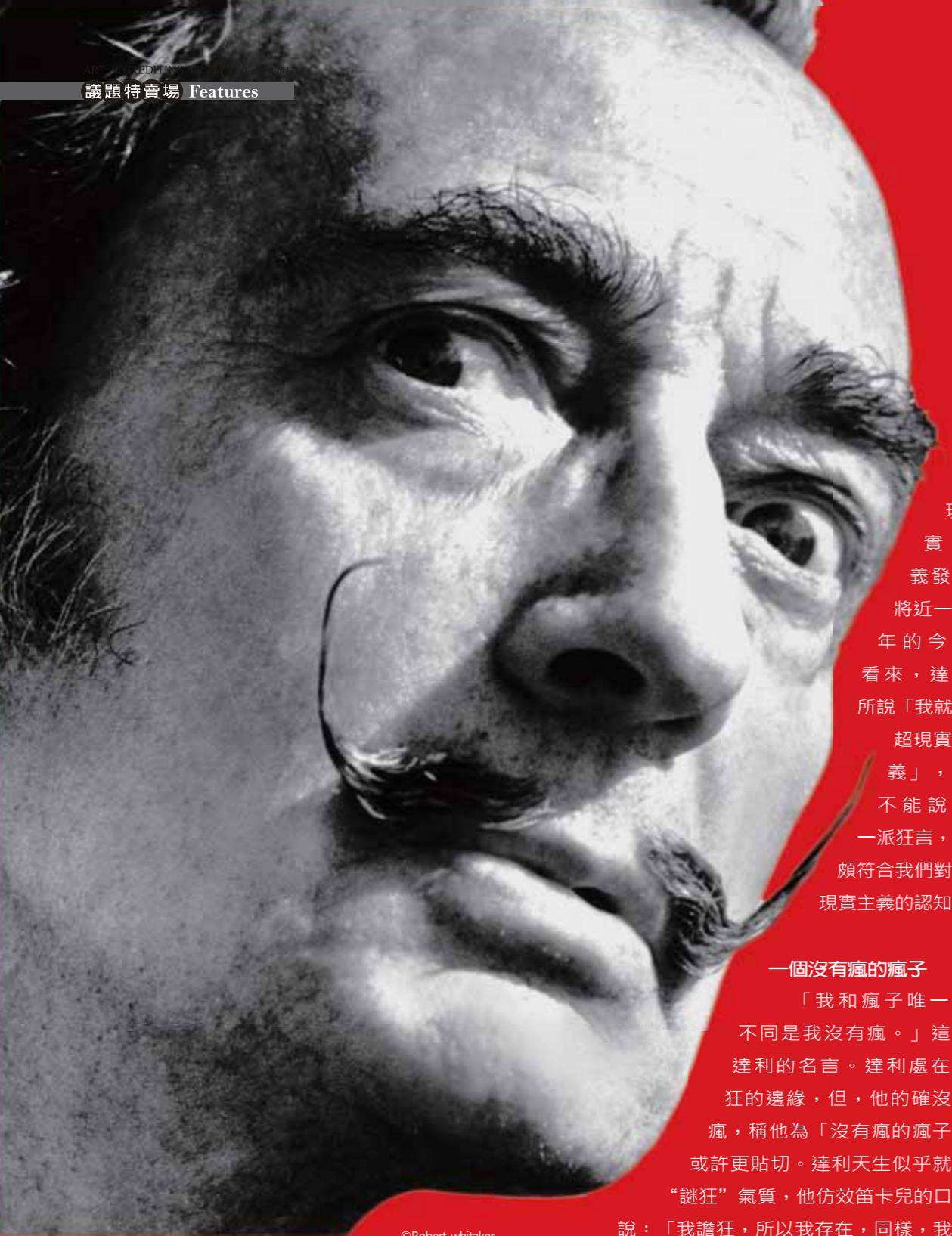
角色，掀起顛覆性的藝術新浪潮；它興起於一戰期間，範圍廣及視覺藝術、文學、戲劇和美術設計等領域。儘管Dada的命名過程眾說紛紜，非常「達達」；但，一般認為「達達」即木馬之意，是自字典中隨意選出。「達達」是針對第一次大戰的反動，反軍國主義、反固有價值，更進而“反理性”、“反美學”、甚至“反藝術”。“達達”以驚世駭俗的釋義，拒絕人工加工品，而以無意義的詩、現成物、拼貼等方式揶揄藝術，其中，獨特的

「達達詩」即為著名的例子。“達達”1915於瑞士蘇黎世誕生後，1918年即遍及歐洲，包括巴黎、柏林、漢諾威、科倫、巴塞隆納等地。“達達”以非創作秩序、恣意專斷，顛覆、摧毀了傳統歐洲社會和文化秩序，堪稱是二十世紀最具威脅性的美術革命，直到今天，許多當代藝術仍可隱約看到「達達」的影子。

在追求新秩序的召喚下，〈超現實主義宣言〉的提出，達達的精神終於披上超現實的外衣重生。



©I.A.R. Art Resources



©Robert whitaker

超現實主義往往以令人眩暈的方式切入想像，喚起無意識的心靈深層，發現驚異之美；達利，在眾多超現實畫家中，則是最備受爭議、也是最為耀眼的一位。達利的名字永遠和超現實主義連在一起。在

超現實主義發生將近一百年的今天看來，達利所說「我就是超現實主義」，並不能說是一派狂言，倒頗符合我們對超現實主義的認知。

一個沒有瘋的瘋子

「我和瘋子唯一的不同是我沒有瘋。」這是達利的名言。達利處在瘋狂的邊緣，但，他的確沒有瘋，稱他為「沒有瘋的瘋子」或許更貼切。達利天生似乎就有“謎狂”氣質，他仿效笛卡兒的口氣說：「我譫狂，所以我存在，同樣，我存在，所以我譫狂。」並且把自己的創作方式命名為“偏執狂批判法”。從“謎狂”氣質到“偏執狂批判法”似乎順理成章；而他的闖入超現實主義者的世界，則屬天作之合。如果沒有超現實主

藝術家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í) 肖像

義這個舞台，達利的“瘋狂天才”恐將難以如此這般的得到伸張，並有可能被打入“狂人”之林中；超現實主義如果缺少了達利，此一運動的光芒勢必黯淡許多，美術世界也將減損一些議論的話題。

達利的瘋狂行徑遠遠異於常人，到底是天生的氣質？還是一種被精心設計的行為策略？這的確令人費解，而達利自己則將之視為一種對自我探索。在他的自述中，提到一段童年的經驗對此有鮮活的描述：有一天他走下小學的石梯，要去操場玩，突然有衝動想從樓梯上跳下去；第二天，他真的跳下去了，摔得鼻青臉腫，老師和同學都很驚訝；但引起的震驚讓他忘了疼痛，大家都來關心他、注意他；幾天之後他又做了同樣的事，這次跌倒時，他大聲喊叫，結果所有目光都投向他；後來又跳了幾次，在同學的擔心中他的恐懼感完全消失了。此後，每一次他走下樓梯，全班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感覺好像在做禮拜；他在一片寂靜中走著，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直到最後一刻。他說：

「我的人格重生了。」「我覺得每一次跳下去，青草、綠樹、鮮花似乎都離我更近了，讓我對現實有了更深層的認識。」

「跳過之後，我感覺輕快多了……我在同伴面前往下跳，讓他們產生和我一樣甚至比我還大的憂慮，在他們眼中，我獲得了尊嚴，我的行為成了件了不起的事情。達利成了每個人關心的對象，他的弱點變成了優勢。我讓他們所有的人都認識我的迷狂……迫使他們分享同樣的情感。」

這段少年時期的經驗，可能強化了達利的偏執狂取向；而他的偏執性格，雖然曾經引來困擾，卻也讓他無往不利，造就他光輝亮麗的一生。這些瘋狂行徑包括：他批評學校內的教授缺乏專業知識，而被以煽動學生為由遭到停學處分；拒絕教授評審團評鑑他，遭到學校開除學籍；而他與加拉之間的愛情故事，無疑也是偏執性格的充分表現。

達利與加拉

1929年的夏季，達利和加拉 (Gala) 邂逅，一見鍾情；當時加拉是朋友超現實主義詩人保爾·艾呂雅(Paul Éluard,1895–1952) 的妻子。達利與加拉的初次約會，是一齣“達利式”的瘋狂劇碼。

那個時候，達利處在“大笑”的狂躁症中。為了約會，達利試圖以奇特的裝扮現身以吸引加拉的目光：他剪破衣服，露出乳頭、胸毛，以魚膠和山羊糞攪在一起塗抹全身；剃掉腋毛，並故意把自己割破，讓血液流下來，凝結得全身都是；腋窩裡塗上藍色，耳後別著一朵茉莉花。但，當他從窗戶望見加拉的背影後，他立刻清醒過來，馬上改變主意。他費了好大的勁才擺脫山羊糞的惡臭味。最後，他們在達利不能自己的狂笑聲中見面，最終加拉成了他的妻子。這段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愛情，在1982年加拉離世後才結束；妻子死後，達利遠離社交界，將自己封閉起來，不再創作。這段與有夫之婦的婚姻，曾讓他父親震怒，達利被逐出家門。

加拉的特殊魅力讓達利瘋狂，但也安撫了達利的狂躁症。加拉既是妻子、密友，又是模特兒；

此後，加拉不斷以各種形貌出現在達利畫中。創作於1929年的〔肩上置放兩塊羊排的加拉肖像〕，達利解釋說，「我既喜歡妻子也愛吃肉，沒理由不將兩者畫在一起。」十足的「達利式」幽默。對於加拉，達利說道：

「加拉和達利實踐了超越生命的愛情神話，徹底摧毀了荒謬的迷惘，宣佈了人類天才的驕傲與特性。沒有愛，沒有加拉，我就再也不是達利。」

這是一個我永遠不會停止高呼或體驗的事實。她是我的血液，我的氧氣。」

達利與加拉形影相隨，在生活中，也在畫中。加拉是達利靈感的來源，創作的依賴，生命不可分割的整體。

偏執狂批判法

達利將自己的創作方式取名為“偏執狂批判法”。偏執狂（Paranoia）又稱妄想狂，醫學上指一種具有極度焦慮及恐懼特性的思考方式，且經常為非理性與妄想。對於偏執狂，達利推崇說：「作為非理性無意識中最獨特的形式之一，偏執狂可以為理性機制提供最完美的原動力，為現實提供豐富的養料，其效率並不亞於實驗邏輯。偏執狂迷亂是人類天才最迷人的攻勢之一。」

約在1929年，達利開始構思出“偏執狂批判法”的實驗方案。他的辦法是，通過一個批判性的理解，自發地對種種由狂熱的聯想所產生的無理性見解作出解釋。“偏執狂批判法”是條通往心靈未知世界的秘密通道，藉此，批判的智慧與充滿活力的無理性這兩個對立面，在心智的最高層次上結合，打破了所有框架的禁錮，開創思維的新領域。超現實主義把夢境與自動主義引入具體的事物之中，達利以他的稟賦安排組織非理性狂想。讓人感到恐怖的事物，都讓他異常興奮，別人企圖小心壓抑的恐懼和幻影卻是他批判性思維的源泉，達利把

謎狂的幻影轉化為具體形

象，打開通往偏執妄想這個未知世界的路徑。

整體來看，“偏執狂批判法”以一種極端偏執的方式，刻意扭曲現實，或從現實中擷取形象卻又以理性的方式曲解形象，讓形象以一種可以辨識卻又荒謬的情狀顯現。夢境往往是一種現實世界的情景難以對照的迷亂情狀；在我們的經驗中，描述一個清晰的夢境有其難度，或者說再清晰的夢境也難以完整描述。夢境的敘述，通常透過清醒之後的回溯，在回溯中敘述者可能需要使用一些原不屬於夢境的「介係詞」，才可能對夢境作出可理解的陳述。「介係詞」的應用是“偏執狂批判法”的秘密武器，讓迷亂世界變得明晰可讀；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以毒攻毒”、“以偏執破偏執”，藉以破除人類社會長久以來對理性主義或現實世界的依賴與執迷。

軟鐘錶與獨特物件

〔記憶的永恆〕創作於1931年，意象怪誕而鮮明，在達利的作品中最為人所熟知。〔記憶的永恆〕的背景是達利喜愛的利加港，色調清冷，三個柔軟的手錶分別掛放在枯枝、石壁及隱約可以辨識的達利臉龐上，詭異荒謬。〔時間的輪廓〕、〔記憶的延續〕、〔時間之舞I〕、〔時間之舞II〕等都是〔記憶的永恆〕的後延作品，以“物件”的形態呈顯偏執的面貌。

“軟鐘錶”的誕生，讓達利的世界變得更為具體；對於“軟鐘錶”的創作，達利有清楚的回憶：

「一天晚上，我很疲憊，一個人呆在家裡（加拉和朋友出去了），注視著桌子上鬆軟的奶酪，片刻之後，在一幅尚未完成的油畫前，我突然有了靈感。……凝視這幅畫，我突然想在橄欖樹的樹枝上畫兩只鬆軟的手錶。」

奶酪與軟鐘錶的連結，的確是譫狂的聯想。鬆軟下垂的鐘錶，挑戰了我們的知覺慣性，可是物像面貌卻又那麼清晰、可辨，似乎仍是一個可以觸摸的世界。“軟鐘錶”直接召喚人類一向隱晦的心靈底層或是佛洛伊德的“潛意識”世界，完全凸顯出達利之“偏執狂批判法”的無窮魅力與犀利威力。



1 | 2
1 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í) 記憶的延續 構思並首次鑄造於1980年 青銅 h.191 cm
2 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í) 時間之舞 I 構思於1979年，首次鑄造於1984年 青銅 h.210 cm

畫於1936年的〔內戰的預感〕，又叫〔柔軟的結構與煮熟的豆子〕。這之前，達利才從一場混亂的革命現場中逃命出來，他感到一場自相殘殺的戰爭就要發生。畫中，身體組織軟化易位，胳膊與腿交錯，死死扼住對方，「手足相殘」，恐懼氣氛氳罩，預示著西班牙這場自我毀滅的戰爭。1937年，畢加索也畫了〔格爾尼卡〕，控訴這場內戰的殘暴。

“軟鐘錶”或“軟身體”，這種“軟體物件”是達利世界的主要構件。達利的軟體的世界，形態任意流動，卻又結構清晰，意象驚悚；另外，

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i)
時間的輪廓 構思於1977年，首次鑄造於1984年
青銅 h.150 cm



©Robert whitaker

“柔軟的結構與煮熟的豆子”的重複命名，再次攪混了我們的意識。這種手法與馬格利特《這不是一根菸斗》有同工之處；馬格利特清楚的畫了一根煙斗，卻又說“這不是一根菸斗”。兩者皆以“詩意疏離”的手法，試探“文字”與“圖像”間連結的多重可能，藉以觸探人類黯黑的心靈底層，也對我們一向認定的時空等式提出質問；也以一種超越真實空間的謎狂，傳達現代人的憂慮心靈。

達利的立體作品與其說是“雕塑”，不如稱之為“物件”，而且是一“獨特物件”。創作於1936年的〔帶抽屜的維納斯〕即為一例。此一“獨特物件”疏離並異化了人類的形體，讓我們心神頓失，陷入一個荒誕的境地中。〔帶抽屜的維納斯〕的變奏不斷出現在達利創作中，如〔抽屜人〕（1982）、〔空間維納斯〕（1983）、〔長頸鹿維納斯〕（1977）等；而，1974年的〔梅·維斯特唇型沙發〕乃是一件具“普普”風味的“獨特物件”。

謎狂一生

他曾可愛的寫下這樣的話：「想把自己的眼睛拿去煮，直到他變成滾燙的球為止。」他的一生似乎都走在鋼索上，以瘋狂行徑挑戰人性的極限，隨時叫人膽顫心驚，卻也都能順利過關，且通行無阻。

他遲至1938年，才有機會與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見面。此次見面，佛氏改變了對超現實主義者的看法，並承認這個擁有坦率而狂熱的眼神和不可否認的藝術造詣的年輕西班牙人讓他重新思考他的觀點。之前，佛氏認為超現實主義者是“完全的瘋子”，並不能實踐他的理論。會面的隔年，1939年佛洛伊德便過世了，讓我們永遠無法知道達利的出現是否能回饋什麼給佛氏的精神分析學。

1934年，在進入超現實主義團體五年後，自認為「我就是超現實主義」的達利遭到布荷東開除。達利仍然我行我素，並認為他的創作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圍，也超出了他們的「教義」；他仍以超現實主義者自居，宣告任何道德、恐懼、劇變都不能

改變他。他依舊用自己的方式引領著世紀風騷；但也有人另有看法：「假設你內心除了自我而沒有其他的內涵，你怎麼敢引領風騷呢？呈現的總是逃避和懦弱，做的事都是驚世駭俗，最後這些都會回到自己身上。」

當初，印象派曾以熱烈的心情迎接工業社會，半個世紀之後，立體派、野獸派也以樂觀的態度看待新世紀的到來；稍後的“達達”與超現實主義者卻看衰這個新時代，不斷刺攪它的痛處。達利生逢其時，在這場刺攪行動中不斷展露鋒頭。

達利不輕易為世俗禁令所阻擋，他以自己的直覺打開那扇門，最後終於看見了核心。他的確進入一處無人進去過的人類精神深處，也許看來有點殘酷，也許看來有點變態，不過呈現出的神秘感和危機感，的確也是超現實的領地。

1989年1月23日，薩爾瓦多·達利去世，享年84歲。結語是：「當他的身軀躺下，也還給這個被他弄得如旋轉DNA般的彩色世界平息下來。埋葬之前，他被放在玻璃罩中，陪他的是生前座車凱迪拉克。」只是，不知他那兩撮鬍子，是否仍舊高高翹起！

註釋

- 1 「達達詩」又稱「達達排字式樣」，查拉曾描述「達達詩」的創作方式：「拿一張報紙；取一把剪刀。自報紙選擇一篇文章，長度與你所要作的詩相同，剪下這文章，小心的剪下文章中的每一字，再放入紙袋中，輕輕搖一搖。將紙片逐張拿出，並順序排列。將他們照錄下來。這詩會像你。你會如一個有著舉世無雙的原創力及風采迷人的感性詩人，雖然眾人並不了解你。」見《《拼貼藝術之歷史》，頁109，遠流出版社，1992》
- 2 《瘋狂的眼球》頁141，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
- 3 同註2，頁11
- 4 同註2
- 5 保爾·艾呂雅(Paul Éluard,1895-1952)，法國詩人，超現實主義運動發起人之一。
- 6 同註2，頁87。
- 7 參閱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1%8F%E5%9F%B7%E7%8B%82> 2012.09.16
- 8 《瘋狂的眼球》頁120
- 9 《瘋狂的眼球》頁120
- 10 “獨特物件”乃引用努維勒 (Jean Nouvel) 與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的觀念。「……我們是一直在創作的領域中，在非知識的領域中，並處於風險的狀況下……有些事物將會從這裡開始運轉，如一些我們無法掌控的事物，一些依循命定法則運行的事物，一些在本質上即不願受控管的事物……」參閱《獨特物件：建築與哲學的對話》布希亞，努維勒 作，林宜萱 譯 田園城市出版 2002
- 11 參見 影片《薩爾瓦多·達利》Arts History Legends Series: Salvadors Dali 宇島企業有限公司 發行
- 12 同註10